

江水東流又一秋 廖劍峯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唐朝王勃

在已逝去的一年中，因具有特殊的任務，因此它不但剝奪了我不少的時間，更帶給我不少憂慮與不安的感覺，但它總算如江水似的無聲無息的過去了。而我既無利於同學們又無益於自己，有的話，那就是在水上所拾得的幾個浮萍而已。

水上浮萍處處飄

記得在胡適博士生前的某一次生日宴會上，他曾表示如他能再回到他的青年時代，他一定要研究自然科學。何況正在讀高中的我，怎不嚮往於自然科學呢？因此在當時，對數、理、化這三科才有精神去唸，而最討厭的科目沒過於國文了，對其他一些課外活動亦懶得去參與，在走路的時候總喜歡一個人邊走邊想著那些數理化方面的問題，甚至從對面走來或在同一車箱的女孩子亦懶得欣賞。想不到物換星移了二、三秋以後，竟能改變了我以前的整個觀念，以前的三角公式用不到了，排列組合也束之高閣了，物理與化學的理論也不常見到他們的芳踪；而最常接觸到的竟是往日最不受寵的國文，寫一張報告要應用國文，寫一張申請書也需要應用國文，寫一封給長輩的信更需要應用國文，我往往爲了要寫一張申請書或一封給長輩的信，把一本翻世寶典翻得可憐兮兮。而其次常接觸到的就是說話，以前的我，在級任導師的期末評語往往是沈默寡言四個字，甚至我初三及高一的導師在第二學期，去向他請假時竟問我是那一班的學生；現在可壞了，對同學們的意見，對師長們的交涉或是主持會議，均須用到說話，往往在開會時，由於我的口才不好的緣故，以至不能控制會場；又由於我以往對談話的經驗少，以至常遺漏了原來要表達的意見，又因爲我說話不過圓滑，因此我推想可能會得罪過他人。想不到以前所會讀過的書，現在可利用的竟是那麼少，想不到做人亦不那麼簡單，怪不得民初學者梁啟超先生會這樣說：「諸君，讀書的目的是爲了什麼……？是爲了求人啊！」

人間好漢有幾條

在這一年來，使我頗感遺憾的，就是碰到一些無論在說話方面或做事方面均不敢負責任甚至是不負責的人，不是一問三不知就是推三推四的，毫無果斷力與責任感。近代史上責任最重且最負責任的，舉世共知的約有三人，那就是我們的蔣總統，英國的邱吉爾首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

我們蔣總統秉承國父遺志，南征北伐，卒能擠吾國於世界五強之林，其豐功偉業，早已名標史冊，諒國人必定均非常清楚，因此在這裏我不另加說明。

假使對近代史稍有研究的人，我想都能記得當年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德軍猛炸倫敦時，於三更半夜，他老人家一方面眼睛在痛哭流涕，而另一方面他的嘴裏却以極疲倦、模糊且傷心的口氣在唸他那篇即將向全世界廣播的文告「吾人永不投降」給他的秘書打字；當時由於倫敦被轟炸得實在非常慘重，因此一些王公大臣均主和，只有他力倡「吾人永不投降」：「要在海洋上作戰，在本土上作戰……在海島、大道、森林、原野上作戰。」「縱使我們英倫三島有一天不幸沈淪，我們在海外的同胞也要繼續作戰。」而力求「在天賜良機之中，恢復昔日的和平。」本來英國人在作戰時所表現的懦弱態度是足以令人加以鄙視的，但因產生了這一立永不投降的邱吉爾，使我們不得不改變對他們民族的看法。

還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指揮將近三百萬人之衆的軍隊，一萬五千六百九十架的飛機及六千艘艦艇的艾森豪元帥，他責任之重大是歷史上找不到的，而他本身責任感之重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於當時天氣的惡劣更甚於月光與潮水的兩大因素，使他臨到了嚴重的考驗，使他不得不「我們已經到了不發佈命令不行的時候了，我相信如此……。我並不喜歡這道命令，但沒辦法，因其他無別途可循。」也就是決定在本來預定的第二天一月六日的凌晨。他之決定在這一天，主要是由於士氣的緣故，但由於當時天氣的確太壞，因此他這一次的登陸也沒有成功的把握，但他身居此役的盟軍最高統帥，自然他必須負成敗之全部責任，因此富有責任感的他，早就準備一篇萬一登陸失敗，就向全世界引咎自責的廣播：「在謝勃爾及阿勃爾地區登陸的我方軍隊，卒因沒有能建立良好的橋頭堡而宣告失敗，

所以我已將部隊調回，在這個時期，我之所以決定攻擊該處，是據我所能獲得的最好情報而舉行的，陸海空軍都能發揮了他的勇敢和忠誠的最大極限，如果對這次企圖仍有深客的語，或則說錯的話，那只有我一人。」這是一篇多麼光明磊落，敢作敢當的自咎文告。然而在當天的九點三十三分向世界廣播却是：「在艾森豪將軍指揮下，聯軍海軍部隊在強大的空軍支持下，今晨在法國北部海岸，已使聯軍陸軍部隊開始登陸。」這也許是被艾森豪將軍那種光明磊落，敢作敢當的精神所感召吧！嗚呼！偉人自有其成偉人之處，非吾凡人所能及也。

點歲梅花兩三個

在這裏我將向學校作幾個建議，這幾個建議均是有關於附屬醫院。

第一個建議，我希望我們附屬醫院能與市衛生局取得聯繫，請市衛生局將我們的附屬醫院做為本市內各國民學校的特約醫院，只要在我們能力許可之下，凡是本市內國校的學生均有資格免費獲得對於他們本身疾病之檢查、預防與治療。這樣對社會大眾來說，不但可保健民族幼苗，更可為做人父母者省下大筆之金錢，免除經濟的困擾，使其更有效的從事其份內的工作，以促進社有的繁榮；對我們本校來說，一方面固然可得美名，他方面尤可得到更多的病例，因為每位學童均有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啊！難道這些人不是我們附屬醫院所要爭取的對象嗎？因此只要這一個建議能夠實行，我相信我們的附屬醫院只要在幾年內就能門庭若市而普濟眾生矣！

第二個建議，我們希望附屬醫院能與本市內各中大專院校取得聯繫，只要在公務方面遭到意外，如運動受傷或在實驗時受傷，均可獲得本附屬醫院的免費治療。又如生病或遭到意外，只要是本市內的中大專院校的師生均可得到特別的優待。只要這建議能實行，本校的校譽定能獲得中部各智識分子的讚揚。

第三個建議，我們希望附屬醫院與市政府取得聯繫，凡是本市內登記有案的貧民，均能盡量的給予方便，如此庶幾不辜負 國父孫逸仙博士當年締造中華民國的苦心矣！

一聲鷓鴣啼春去了

我們歷史上對於曹操的批判均稱他為奸雄，因此也就傳給後代的我們一個曹操就是奸雄的觀念，但是曹操真的是奸雄嗎？他有資格做奸雄嗎？筆者自國校五年級起至初中二年級完為止，先後閱讀三

國演義至少有十遍以上，然至今到處均找不出曹操足以稱為奸雄的地方。就如他：殺伯奢以絕追路，割已髮以號軍令，斬糧吏以震軍心等等的傑作來說，就算奸一點也不及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摧毀巴黎計劃及日本欲在太平洋的一個島上實施性病戰的萬分之一，就算時代不同吧，但由其其發點來看不是很明顯嗎？又曹操的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豈不是符合於現代軍事學上的「採取主動攻勢」嗎，又豈不是現代一些所謂政治家的銘言嗎？至於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只不過是說明他有唸過四書（名不正則言不順）而稍具心得並加以實踐罷了，由此看來，我們着實已給曹操戴了二千年的高帽子了。不過近來我覺得有一點曹操勉強稱得上奸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勞苦奔波，東蕩西除，南征北討，以一中常侍之養子的孩子，而能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而至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他到淚如雨下，氣絕而死為止，還只不過是「魏王」而已，魏王這個封號在他的心目中乃是周文王的代名詞，由此點看來我們就不能否認他實有點奸了，因他既已亂棒打死伏后，酖殺獻帝二子，何不順便篡位？而把這一個歷史罪名由其子曹丕負責呢？他這一絕招除了他的部屬司馬懿能夠細心領悟外，在以後歷代的開國者還有誰能體會呢？曹操之所以為曹操，曹操之所以為奸雄，或許是由於這個原因罷！

然而我們現在不管他奸雄不好雄，我們看他在長江上設宴而賦詩的情景就不能否認他具有大丈夫的氣概。誰不追憶他在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的長江上，而身坐大船，左右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之侍御者數百人，文武眾官各依次而坐，以見如畫之南屏山色，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濶而飲酒賦詩的情懷呢！誰又不對他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吾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思，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壓高，水不壓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而發生共鳴呢？

嗚乎！人生數十如春夢。就是戎馬終生，尊位已極的曹操亦有嘆人生如朝露之慨，感去日無多之憂，何況碌碌莫名的我，感慨之深又何止於此乎！

